

文稿

論顧亭林詩歌之內涵及其創作旨趣

施又文*

摘要

歷來研究亭林者多著重其學術，鮮有對其詩歌作深入探究者。亭林詩一則足以映現亭林的情志，一則足以投影明清鼎革之際的時代面貌，具有詩如其人的特色與以詩存史的價值。

本文從題材、主題、感情、創作旨趣析論亭林詩，發現其詩歌內涵與創作旨趣都「以有益於天下」為核心而開展，其具體內容不外乎「明道」、「紀政事」、「察民隱」與「樂道人之善」。就題材言，物、時、史、景、自敘，或指切時事或有所寄託。就主題而言，抗清與復明是統貫詩歌的兩大主軸，一言蔽之即民族大義。家國之慟、漂泊之感與生民之戚則透入了亭林詩集。而詠物以明志、寫景以致用寄懷、藉史以託諷、感時以記事就是詩歌的四大創作旨趣。

黃宗義說：「猶幸野制謠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亭林詩正是以詩記事、以詩存史的忠實映現。

關鍵詞：顧炎武、顧亭林詩集、民族大義、以詩存史

一、前言

顧亭林(西元 1613 年~1682 年)，江蘇崑山人，初名絳，國變後改名炎武，字寧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歲。以居於松江亭林鎮，學者稱亭林先生。亭林為明朝諸生，科舉時代泛稱秀才。有操守氣節，不苟合於世，弘光元年乙酉(西元 1645 年)，清兵南下，亭林與吳其沆、歸莊起兵抗清，事敗，其沆以死殉國，亭林與歸莊脫走。明亡時，炎武母王氏絕食而卒，留下遺言，囑咐後人勿事異姓。亭林暗中交結遺民，與鄭成功相互往來，為奸邪諂媚小人所讒害，幾瀕臨死境。晚年交接反清志士，堪察山川形勢。清廷徵為博學鴻儒，誓死不就；又薦修明史，亦不往。卒於山西曲沃縣。無子，門人奉喪歸葬。

亭林才高學博，研究學問不喜空談心性，重在經世致用，是清代樸學的導師。其畢生志在推翻異族統治，發揚民族精神，清末革命志士，多受其精神感召，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終達成推翻滿清、締造中華之目的。著有《亭林詩文集》、《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等等。

歷來研究亭林者多著重其學術，鮮有對其詩作全面探究者。然而透過文字反映出內心世界之真相，是為最真實之紀錄。郎廷槐〈師友詩傳錄〉：「尙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千古言詩之妙諦真詮也。故知志非言不形，言非詩不彰。」

再者，清初文字獄屢興、文網森嚴，不少觸及時局政治之著作被銷毀，要了解明清鼎革之際動盪的時代面貌，以及當日遺民的民族意識和亡國血淚，亭林詩是相當重要的寶典。

就筆者所見，除少數詩話之評點¹，有關傳記之附帶一筆²，以及黃節、徐嘉、王蘧常等人注本外³，曾經對亭林詩有過專書研究者惟潘師重規之《亭林詩考索》一書⁴。其他單篇論文，僅潘師〈亭林詩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紀年考〉、饒宗頤〈顧亭林詩論〉、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及施又文〈顧亭林詩淵源於杜甫詩研究〉四篇⁵。至若文復書店出版之《中國文學史》與李曰剛先生《中國詩歌流變史》皆曾介紹亭林詩，惟皆欠深入。

夫「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也。」（〈毛詩序〉）韓愈亦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送孟東野序〉）既然，「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那麼從學術著作觀索亭林就不如從詩歌作品來得真切。故路岷曰：

¹ 如沈德潛《明詩別裁》、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汪端《明三十家詩鈔》、徐世昌《晚晴移詩匯》、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等等。

² 如石韞玉《顧炎武傳》、錢林《文獻徵存錄》，收入《清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儒行六·顧炎武》。傅抱石《明末民族藝人傳》等等。

³ 黃節《顧詩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組油印本（據日本小川環樹先生寄贈潘師重規之影印本）、徐嘉《顧詩箋注》（台北：廣文書局，據清光緒二十三年徐氏味靜齋刊本）、王蘧常《顧亭林詩集彙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8月）等。

⁴ 該書收有〈亭林詩發微〉、〈亭林詩鈞沈〉、〈亭林詩隱語覈論〉、〈亭林元日詩表微〉四篇論文。一～三篇乃潘師對亭林詩原貌作精益求精之探究，第四篇則由《詩集·卷四·十九年元旦》詩繫年問題，提出亭林始終秉持唐王正朔。要皆從考證學方法，提出詩中微言大義處。

⁵ 潘師〈亭林詩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紀年考〉，《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八期，未著年月；饒宗頤〈顧亭林詩論〉，《文學世界》，第五卷第二期，未著年月；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1988年1月），及施又文〈顧亭林詩淵源於杜甫詩研究〉，《孔孟學報》第六十期（1990年9月）。

竊謂亭林先生著述無不既精且博，然乃先生之貽於人者也，人欲知先生立志之堅，操行之苦，捨詩而外，又何求焉？……亭林先生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欲見諸事功不可得。數十年靡訴之哀，幽隱之情，無可發泄，時於詩見之，所謂以歌當哭者也。（〈顧亭林先生詩牋注序〉）

有鑒於此，筆者乃根據前人之研究及一己之探索，透過詩作內涵展開之全幅情態以窺亭林之用心。

所謂作品之內涵，即反映於作品之具體客觀生活材料與作者對其認識、評價、感情、態度等主觀因素之總和，亦即包括題材、主題、感情等要素。然而題材之形成與處理，是由作者之創作意圖和作品主題決定。作者之立場觀點、思想感情、創作意圖與所處時代背景，亦復決定作品主題。

顧亭林曰：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錄·卷二十一·文須有益於天下》條）

他認為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之「文」才值得提筆寫作，而「明道」、「紀政事」、「察民隱」與「樂道人之善」這四類則是其具體的內容。申言之，明辨夷夏，承繼道統，曰明道也；反映政教得失、時代治亂，曰紀政事也；描寫民間疾苦，反映民情，曰察民隱也；獎掖賢才，表揚忠烈事蹟，曰樂道人之善也，以上是為其積極創作意圖。又，文非有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而「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三》），是為其消極創作意圖。

綜言之，亭林之創作詩歌有濃厚之致用觀，是以其詩集少有舐犢之愛、鸚鵡之情、得子之喜、殤子之痛等題材，縱使有〈悼亡〉（悼亡妻）、〈先妣忌日〉（祭先妣）、〈寄弟紆〉之類作品，亦多染上道德色彩。

二、亭林詩之題材取向

個人生活體驗、生存時空、學識內涵，皆足以構成創作素材，素材經過作者之選擇提煉而構成作品之具體事項，即成為作品之題材。為研究方便，謹將《亭林詩集》中之題材區分為物、史、時、景、自述五項。

（一）物--以禽鳥果木、日常器物為題材

通首以物為主者，計有：〈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精衛〉，〈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卷一），〈賦得秋鷹〉（卷二），〈賦得秋柳〉，〈鄒平張公子萬斛

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槔》(卷三)，〈顏神山中見橘〉，〈一雁〉(卷四)，〈瓠〉，〈賦得簷下雀〉(卷五)，〈寄題貞孝墓後四柿〉(卷六)共十一首，僅佔全集百分之二強⁶。而穿插禽鳥、果木者，則不在此列⁷。

亭林詠物詩之創作情境，或為友朋雅集，定題限韻之作，以「賦得」名篇者均屬之，有〈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槔〉等等；或心有所感，託物寄意，如〈精衛〉、〈瓠〉、〈一雁〉；或觸物起興，如〈顏神山中見橘〉。除〈賦得桔槔〉⁸、〈寄題貞孝墓後四柿〉二首為客觀之體物詩外，其餘在描寫物情、物態、物貌之中，尚且融入一己感情，物象遂與亭林自身之性格、理念、遭遇，構成隱喻關係。

(二)景--以登臨游覽之景致為題材

順治十四年以前，亭林的形迹不出江蘇、浙江二省，順治十四年以後北遊，其登臨所及，自然不少，詩集中此類題材甚多，見於〈京口〉二首、〈石射棚山〉、〈重至京口〉、〈秀州〉、〈清江浦〉、〈王家營〉、〈太平〉、〈蠟磯〉、〈萊州〉、〈勞山歌〉、〈濟南〉之二、〈衡王府〉、〈督亢〉、〈山海關〉、〈望夫石〉、〈昌黎〉、〈三屯營〉、〈居庸關〉二首、〈天津〉、〈舊滄州〉、〈古北口〉四首、〈北嶽廟〉、〈井陘〉、〈霍山〉、〈晉王府〉、〈五台山〉、〈華山〉、〈龍門〉、〈自大同至西口〉之一、〈應州〉之一、〈邢州〉、〈靜樂〉、〈廣昌道中〉、〈介休〉、〈少林寺〉、〈嵩山〉、〈測景臺〉等詩。

再有一系列謁陵詩，如：〈恭謁孝陵〉、〈再謁孝陵〉、〈恭謁太祖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孝陵圖〉、〈恭謁天壽山十三陵〉、〈再謁天壽山十三陵〉、〈重謁孝陵〉、〈禹陵〉、〈宋六陵〉、〈乾陵〉、〈二月十日有事於先皇帝櫓宮〉等。總計亭林北游二十餘年，所歷省份如下：

明桂王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1657)：江蘇－山東。

⁶ 該數目乃根據王蘧常《顧亭林詩集彙注》本所據《傳錄潘耒手鈔本》為底本之六卷本《詩集》及所附《集外詩》統計，而將集外詩〈姬人怨〉二首排除，補入王氏本未收而見於中華本之集外詩〈圍城〉、〈姬人怨〉二首，據王蘧常案：「是詩見陳其年《篋衍集》。」然據筆者研究亭林詩風格之後，以為該詩穠麗軟媚之風格絕不類亭林詩詩風，故將之排除不計。

⁷ 如《詩集·卷三·秋雨》：「精衛憐東沈。」卷四〈書女媧廟〉：「精衛空費西山土。」皆穿插禽鳥。

⁸ 以王蘧常彙注本所據《傳錄潘耒手鈔本》之六卷本詩題過長，採中華書局亭林詩集所據《康熙原刻初印本》之五卷本詩題。

- 明桂王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1658)：山東－直隸。
- 明桂王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1659)：直隸－山東－江蘇－山東。
- 明桂王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山東－直隸－山東－江蘇。
- 明桂王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江蘇－浙江－江蘇－山東。
- 清康熙元年(1662)：山東－直隸－山西。
- 清康熙二年(1663)：山西－陝西－山西。
- 清康熙三年(1664)：山西－直隸－河南－山東。
- 清康熙四年(1665)：山東。
- 清康熙五年(1666)：山東－直隸－山西－直隸－山東。
- 清康熙六年(1667)：山東－江蘇－山東－直隸－山東。
- 清康熙七年(1668)：山東－直隸－山東。
- 清康熙八年(1669)：山東－直隸－山東－直隸－山東－直隸－山東－直隸。
- 清康熙九年(1670)：山東－直隸－山西。
- 清康熙十年(1671)：山西。
- 清康熙十一年(1672)：山西－直隸－山東－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 清康熙十二年(1673)：山西－山東－直隸－山東－直隸。
- 清康熙十三年(1674)：直隸－山西－山東。
- 清康熙十四年(1675)：山東－河南－山西。
- 清康熙十五年(1676)：山西－山東－直隸－山東－直隸。
- 清康熙十六年(1677)：直隸－山東－直隸－山西－陝西－山西。
- 清康熙十七年(1678)：山西－陝西。
- 清康熙十八年(1679)：陝西－河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
- 清康熙十九年(1680)：陝西－山西。
- 清康熙二十年(1681)：山西－陝西－山西。
-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山西。⁹

計有江蘇、山東、直隸、浙江、山西、陝西、河南七省。所攀游名山有岱(泰山)、恆山、華山、嵩山¹⁰，無怪乎亭林自道「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亭林風塵僕僕，足跡遍歷南北，晚年甚至遠走西北，除結交志士，為復國大業做準備之外，尚有以游為隱、躲避清廷招仕之用心。

⁹ 見 Willand J.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682)", Part II, P. 247~Appendix. 引自黃秀政《顧炎武與清初經世學風》，頁 26~28。

¹⁰ 參見《詩集·登岱》，卷三；〈北嶽廟〉、〈華山〉，卷四；〈嵩山〉，卷六。

(三)史--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題材

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主要題材者，計有：〈大漢行〉、〈義士行〉、〈秦皇行〉、〈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卷一)，〈昔有〉二首、〈古隱士〉二首、〈范文正公祠〉(卷二)，〈攝山〉、〈安平君祠〉、〈不其山〉、〈登岱〉、〈謁夫子廟〉、〈七十二弟子〉、〈謁周公廟〉、〈謁孟子廟〉、〈濰縣〉二首、〈謁夷齊廟〉、〈劉諫議祠〉(卷三)，〈禹陵〉、〈堯廟〉、〈書女媧廟〉、〈聞湖州史獄〉、〈李克用墓〉、〈王官谷〉、〈驪山行〉、〈長安〉、〈乾陵〉(卷四)，〈樓桑廟〉、〈邯鄲〉、〈述古〉三首、〈秋風行〉、〈齊祭器行〉、〈有嘆〉二首、〈王良〉二首、〈子房〉、〈漢三君詩〉三首(卷五)，〈過郭林宗墓〉、〈介之推祠〉¹¹、〈井中心史歌〉、〈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卓太傅祠〉、〈梁園〉、〈海上〉(卷六)，〈古俠士歌〉二首(集外詩)，共五十九首，佔詩集百分之十三強。至於穿插歷史人物或事件者，如〈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詩穿插漢武帝時桑弘羊言利，桓寬著論斥責之事；〈五嶽〉詩穿插西漢禽子夏儒生去官，徧遊五嶽事。諸如此類者甚多，不擬盡舉。今依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一文所作之歸納¹²，略述亭林詠史詩中所選擇之歷史人物。

1.聖賢

周公(〈謁周公廟〉)、孔子(〈登岱〉、〈謁夫子廟〉)、乃至孔門七十二弟子(〈孔門七十二弟子〉)，為傳統文化一脈相傳之象徵。

2.學者

以董仲舒、鄭玄、王通為代表(〈述古〉三首)，此三人於表揚儒學、闡明經義、傳續聖學多所貢獻。

3.開國或中興君主

堯(〈堯廟〉)、禹(〈禹陵〉)為上古賢君，而〈漢三君詩〉一題三首分詠劉邦--漢朝開國者；劉秀--中興漢室者；劉備--漢亡之後，獨奉正朔，繼承法統者。

4.有顯著事功之英雄人物-

如田單(〈安平君祠〉)、張良(〈子房〉)、范仲淹(〈范文正公祠〉)、班超(〈擬唐人五言八韻〉之三)、諸葛亮(同前詩之四)、祖逖(同前詩之五)，強調其能復國--田單，復仇--張良，或力足以對抗、平定異族--班超、諸葛亮、

¹¹ 同註 8，王蘧常彙注本作〈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

¹² 見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頁 58-59。

范仲淹等。

5.救亡圖存之義士或不屈之忠臣、烈士

如捨命存趙孤之公孫杵臼、程嬰(〈義士行〉)，哭於秦庭七日不食，終於感動秦國出兵救楚之申包胥(〈擬唐人五言八韻〉之一)，拒降匈奴之蘇武(〈海上〉)，宦官亂政時潔身自守之郭泰(〈過郭林宗墓〉)與痛斥宦官而見逐之劉蕡(〈劉諫議祠〉)，上述諸人之人格特質為忠義、尚氣節、高潔、骨鯁。

6.高潔之隱士

掛冠歸田、躬耕自給之陶潛(〈擬唐人五言八韻〉之六)，東漢末年隱士管寧、龐德公(〈古隱士〉二首)，南齊高士明僧紹(〈攝山〉)，隱居王官谷之司空圖(〈王官谷〉)，隱居緜上之介之推(〈介之推祠〉)，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齊(〈謁夷齊廟〉)，五代高士陳搏(〈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諸人皆有所不為，以狷退自守，正是高潔人格之典範。

7.負面人物

傾滅六國、殘殺六國之秦始皇(〈秦皇行〉)，好大喜功、征盟召戎之商紂、楚靈王(〈王良〉之二)，弑君犯上之項羽、爾朱榮、朱全忠(〈昔有〉)，猜忌濫殺之石勒、苻生(〈聞湖州史獄〉)，寵極勢奪、身敗名裂之李斯(〈秋風行〉)。

以上是詠史詩所包含之人物世界，1、2、5、6類係與「明道」有關，3、4類係與「紀政事」有關。當亭林以正面人物為吟詠對象時，常出於理想之認同與心理投射作用，以負面人物為吟詠對象時，則多用以譏刺、譴責或勸諷。

(四)時--以當時人物或事件為題材

亭林詩中絕大部分以當時人物或事件為題材，包括明末清初之政治狀況、動盪局勢、殘酷戰爭、抗清運動、民生疾苦、忠臣烈士、貞士鴻儒、跳梁小丑等。如有關明季及南明諸君之題材者：崇禎(〈大行皇帝哀詩〉、〈天津〉、〈二月十日有事於先皇帝櫬宮〉)，福王(〈感事〉之一、二、三，〈帝京篇〉，〈金陵雜詩〉之三、四)，唐王(〈聞詔〉，〈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曆〉¹³，〈十九年元旦〉)，魯王(〈海上〉之一)，桂王(〈浯溪碑歌〉，〈傳聞〉之一，〈三月十九日有事於先皇帝櫬宮時聞緬國之報〉)，潞王(〈杭州〉之二)。有關藩王者：如德王(〈濟南〉之二)、衡王(〈衡王府〉)戕於敵，襄王戕於賊(〈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至於劫後餘生之故王孫，淪落下流，躬耕

¹³ 同註 8，王蘧常彙注本作〈隆武二年八月，上出狩未知所之，其先桂王即位於肇慶府，改元永曆，十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見此有作〉計八十九字。

自給，求全於世，如朱存杠(〈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朱敏浮(〈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浮家祭畢而飲有作〉之三)等。

其次，以官方士風爲題材者，如描寫明季武將不事封疆：「疆吏少干城，神州恣奔踐。」(〈北嶽廟〉)北京淪陷，群臣非降即逃(〈千官〉)，南渡諸臣，復挾擁立之名，爭功邀賞(〈感事〉之四)，鎮將在外，或不恤軍事，日日荒遊(同前)，或彼此格鬥(〈感事〉之七)，清兵來攻却望風逃潰，甚至於舉族生降(〈淮東〉)，而無恥小醜，竟賣國自肥，鄉紳名士則開城降虜(〈杭州〉之二)。貳臣也動輒招咎不能自安，〈淮東〉詩直刺淮安鎮將劉澤清叛國之下場云：「何圖貳師貴，卒受匈奴屠。」順治十五年，亭林過督亢，目睹素稱膏腴之地，因屠殺圈占而物態蕭條、居民稀少(〈督亢〉)。康熙十年，江南吏政貪污，官官相護(〈雙雁〉)。康熙十五年，叛清之王輔臣勢蹙乞降¹⁴，當日清兵無所事事，挾公把關，勒索民財，儼然山大王姿態(〈河上作〉)。而清吏譏察之嚴，甚於秦人：「行人愁向汝州回，前月西鷗禁不開。弔古莫言秦法峻，雞鳴曾放孟嘗回。」(〈陝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鷗路繇趙保白楊樹二百五十里至臨汝以譏察之嚴築垣封閉過此有題〉)。

再者，〈秋山〉二首及〈桃葉歌〉通首描寫戰爭之殘酷，此類題材復見於〈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羌胡引〉、〈萊州〉、〈恭謁天壽山十三陵〉諸詩；而江南義軍、張名振、張煌言、鄭成功所發起之抗清運動，此仆彼起，延續至順治十六年止，〈千里〉、〈金山〉、〈真州〉、〈江上〉等詩，即描寫之。

詩中有關民生疾苦之題材者，如〈清江浦〉寫啓、禎年間，黃河決堤，庶民流徙，赤地無人耕作。江北如此，而夙來豐登之常熟亦是：

三季饒凶荒，庶徵頻隔并……況此胡寇深，早夜常奔迸。(〈常熟縣耿侯橋水利書〉)

順治十四年，亭林過即墨，不禁詰問：「古言齊國之富臨淄次即墨，何以滿目皆蒿蓬？」(〈勞山歌〉)又康熙年間，旱荒震災，民不聊生，亭林均作詩諷詠(辛亥年〈夏日〉詩，己未年〈寄次耕〉詩之二)，這部份即屬於「察民隱」者。

另外，詩集中關於忠臣烈士之義勇事蹟(〈上吳侍郎暘〉、〈哭楊主事廷樞〉、〈哭顧推官〉、〈墓後結廬三楹作〉等等)及貞志不休之遺民風範(〈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贈萬舉人壽祺〉、〈贈鄔處士繼思〉、〈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贈

¹⁴ 《清史列傳·卷八十·逆臣傳·王輔臣本傳》。

孫徵君奇逢)等等),諸如此類題材之詩甚多,不遑盡舉。

詠時詩直接取材自時人時事,描摹出當代輪廓,除深具一代實錄之意義外,並反映亭林憂在天下之情懷。

(五)自述--以一己遭遇為題材

亭林一生遭遇,舉其要者,如〈京口即事〉二首,記順治二年膺楊永言之薦至福王朝受職,途經京口,即事風發之作。〈李定自延平歸齋至御札〉,記順治三年,家人李定自延平歸,齋至唐王遙授兵部主事之札。〈將有遠行作時猶全越〉,詩云:「願登廣阿城,一覽輿地圖」及小注云:「《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或即亭林欲尋找唐王下落,追隨其左右¹⁵。〈翦髮〉記順治七年,怨家有欲傾陷之者,乃變衣冠,偽作商賈出遊。〈贈路光祿太平〉、〈松江別張處士愨王處士煒暨諸友人〉,前者記破家奴變事,後者更承奴變事,詳述始末。〈出郭〉、〈旅中〉記順治十三年避仇出遊。〈赴東〉六首、〈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記康熙七年黃培詩獄始末。〈刈禾長白山下〉記置田章邱大桑家莊,自食其力事。〈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記康熙十七年眾文人應博學鴻詞科事,亭林聞朝貴欲特聘之,作詩表明決心。

以上題材--南明之徵、破家、奴變、避仇、流亡、文字獄、清特科之薦,雖為先生自身之遭遇,實亦清初廣大士子之共同遭遇。這類詩不特關乎一己之憂愁幽思,且具有深刻之典型性。

綜上所述,詠物之題材--精衛、一雁、橘、瓠,夙有堅定、忠貞、無用之大用等象徵意義;詠景之題材,為亭林漫遊各地登臨之作;詠史之題材,皆與聖賢、學者、開國或中興之主、英雄、隱士、忠臣烈士及無道之君、叛逆之臣等其人其事有關;詠時之題材,為當日腐敗之政治、動盪之局勢、殘酷之戰爭、義勇抗暴運動、民生疾苦,或環繞明季諸帝、忠臣烈士、遺民休儒而開展之事蹟,乃一代史實之紀錄;自述之題材,雖寫一己之遭遇,實與國運民脈聲息相通,凡此皆可見亭林創作態度之嚴肅。以上題材之形成,受亭林經世致用觀之創作意圖與作品主題所決定,以下即透過題材之處理及選例,探討詩歌所欲表現之主題。

¹⁵ 詳見潘師重規〈亭林詩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紀年考〉一文,收入《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八期,頁21。

三、亭林詩之創作主題

主題又稱主題思想或中心思想，經由作者對現實生活之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以及對題材之處理和提煉所得之思想結晶，即為主題。

由於作者之立場觀點、思想感情、創作意圖之各自不同，以致相同之題材會表現出各自不同之主題¹⁶。經筆者研究以為，以最大深度貫穿於亭林全部詩歌內容之中心思想，為「民族大義」此一基本主題。

表現民族大義，可就二方面分析：一為抗清，一為復明，舉凡行動、文字、意識上之排斥異統、擁護故國者皆視同之。

具體而言，與抗清主題有關者，包括抗清運動，譴責、咀咒清主，對降臣、逆臣及變節之士口誅筆伐。與復明主題有關者，包括實際行動、提倡忠義、倦念君國、高尚氣節、傳續文化以及著述待後。各主題環繞民族大義而開展，從各個側面以突出、補充、豐富、深化基本主題，並具備獨立思想意義¹⁷。

首先，就抗清復明而言。順治二年，弘光覆滅，清軍南下松、嘉諸郡，亭林從軍蘇州，記當日盟誓慷慨，自比臧洪（〈千里〉）。蘇州守城戰敗，崑山、常熟相繼失陷，袍澤楊廷樞等人逐一殉難，唐王御駕杳然，魯王漂泊海上，桂王侷守西南，情勢於明極不樂觀，而亭林仍堅定信念，賦〈精衛〉以託志，曰：「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借精衛呼聲，自表心迹，雖數遭閔凶，壯心未已。詩人相信：「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群策群力，必能眾志成城。詩歌中富有抗清復明思想者尚不在少數，如：

戮力復神州，斯言固難忘。（〈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

計士悲疵國，遺民想霸圖。（〈萊州〉）

我欲西之秦，潛身睨霸王。（〈酬李處士因篤〉）

¹⁶ 如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一文以為，傳統詠史詩多從同情之角度詠歎項羽，而亭林詩却專就彼襲殺義帝之不當而提出批評。廖文並舉杜牧〈題烏江亭〉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為例。

¹⁷ 「基本主題」指多主題作品中之一主要主題，亦稱「正主題」。在作品中，它居於統攝其他主題的主要地位，並以最大深度貫穿於作品全部內容。「副主題」指多主題作品中之次要主題。相對於正主題而言，它受正主題之制約，以正主題為中心而展開，從不同側面為突出、補充、豐富、深化正主題服務，但也有相對獨立之思想意義。見孫家富、張廣明等編《文學詞典》，頁17。

豈知巢許窟，多有濟時人。（〈嵩山〉）

次就提倡忠義言。在抗清運動中，或犧牲性命，或歷盡艱險，其忠義風概，足令頑廉懦立。如〈哭楊主事廷樞〉云：

往秋夜中論，指事竝吁悵。我慕凌御史，倉卒當絕吭。……君今果不食，天日情已諒。隕首蘆墟村，噴血胥門浪。唯有大節存，亦足酬帝貺。

該詩於敘事中，遽插入廷樞自道「我慕」二句，特覺逼真，慷慨動容。至若〈義士行〉詠程嬰、公孫杵臼用計捨命存趙孤事，〈申包胥乞師〉詠申包胥哭於秦庭七日不食，卒感動秦國出兵救楚事，皆以古人古事為忠義理想之認同，並勸諷當世。

相對於提倡忠義者，乃抨擊或貶斥貳臣。如〈杭州〉詩之二鞭撻賣國自肥之張秉貞、陳洪範曰：「那肱召周軍，匈奴王衛律。所以敵國人，盡得我虛實。」及無恥士夫：「一代都人士，盡屈穹廬膝。」痛心疾首至極，遂曰：「誰為斬逆臣，一奮南史筆。」

由以上引詩可見，亭林詩刺譏、褒揚、抑損之筆，一決乎民族大義之立場。

再就倦念君國言。蓋國之不復，終身之恥，無國可歸，造次憂之，是以倦念故國乃伴隨復明未成而來，成為作品主題。如〈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詩云：「有人宗國淚，何地灑孤忠。」〈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云：「微物生南國，深情繫一枝。」言越鳥既生南國，即願終老於斯，不意遭寒風摧頹，使越鳥不得不另覓棲處。然夙性難遷，縱使遠離鄉關，依然「向日心常在，隨陽願未虧」，該詩實借越鳥自況寄託惦念祖國鄉園之情¹⁸。

次就高尚氣節言。如〈七十二弟子〉一詩，以孔門弟子公皙哀(字季次)自比，表白不為貳臣之心迹，詩曰：「亂國誰知爾，孤生且辟人。……門人惟季次，未肯作家臣。」由詩末小注：「一時同人多入官長幕。」可見為詠史自況之作¹⁹。〈華下有懷顧推官〉詩皆剖白茹芝采薇之志，終始不改。先生於友朋之能堅守氣節者，尤獎掖贊成之，〈梓潼篇贈李中孚〉詩曰：

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媵修。忽下弓旌召，難為澗壑留。從容懷白刃。

¹⁸ 《詩集》中常以日象徵明主，如〈王家營〉：「燕中舊日都」（卷一），〈太平〉：「日隨青蓋落江津」（同上），〈登岱〉：「太陽不東昇」（卷三），〈贈黃職方師正〉：「常思扶日月。」（卷四）

¹⁹ 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頁 60。

決絕却華翰。

亟賞其威武不屈。蓋亭林生命型態本務實進取，自不喜逃名避世，然大業未成，而遺民變節者與日俱增，致令其格外推崇終身不貳、潔身自好之士，進而追踵其遺風烈蹟。

順治十四年亭林北遊山東，寫下〈登岱〉、〈謁夫子廟〉、〈七十二弟子〉、〈謁周公廟〉、〈謁孟子廟〉一系列詠史之作。彼時，距清人入主中國已達十四年之久，亭林目睹聖賢遺跡，思及華夏正統文化之淪喪，心中有莫大沈哀。從「俎豆傳千葉，章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謁夫子廟〉）、「期應過七百，運厄豈當今。」（〈謁孟子廟〉）、「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東山。空垂六經文，不覩西周年。」（〈登岱〉）等詩句，可見亭林對聖賢之崇敬，和異族入侵、文化淪喪之深慨²⁰，當亭林歌詠彼輩時，其實即在歷史中尋取自我之畫像，藉以在現實中肯定自己之價值²¹。

上引諸詩對聖賢、學者之崇敬詠贊，反映亭林於傳統文化命脈之關懷，與對文化、學術之熱誠，亦肯定自身從事學術研究之意義和價值²²。

大抵亭林晚年，已體會到尊王攘夷志業或許畢生難以實現，而夙性憂國憂民，固不願避世高蹈，桑榆暮景復不甘蹉跎，乃「著書陳治本，庶以回穹蒼」（〈贈衛處士蒿〉）、「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春雨〉）

主題既是亭林詩歌內容之核心，在創作過程中，材料之取捨、題材之處理、結構組織、語言運用等，皆受其支配。就材料之取捨言，如〈李克用墓〉詩曰：「朱溫一篡弑，發憤橫瑯戈。雖報上源讐，大義良不磨。竟得掃京雒，九廟仍登歌。」亟稱賞李克用父子翦滅逆臣，奉唐名號，而避去李氏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之史實。

就題材之處理方式言，詠史諸作借歷史上之人事達到自況、以古喻今、以古諷今或弔古傷今之作用，前者為題材，後者為處理方式。而詠物諸作亦借禽鳥果木達成詠物喻懷之目的。蓋亭林置身於動盪時局，所關懷者乃如何反清復明，自無心於純粹論古或詠物，故詠史、詠物，率皆有為之作。

四、亭林詩所蘊涵之感情

亭林身負亡國破家雙重苦難，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憑弔

²⁰ 同前註，頁 58。

²¹ 此一觀念，參李正治《六朝詠懷組詩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師大國文研究所六十九年碩士論文。

²² 同註 19。

滄桑，上痛國難，下憫民窮，交織穿梭，組成詩裡千行哀思。其中尤感人至深、摧剝心腸者，當推亡國之慟，故君之思。

(一)家國之慟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自縊殉國，亭林作〈大行皇帝哀詩〉，申明國君死社稷之義，痛言奸臣禍國之情，今欲前去祭弔，無奈山河變色，不禁悲從中來：「小臣王室淚，無路哭橋陵。」明知中原已為清人竊據，復神思夢想。一旦登高遠望，事實令人淒惻：

城中屠各虜，殿上左賢王。紫塞連玄菟，黃河界白羊。(〈感事〉之五)

一上江樓望，黃河是玉關。(〈感事〉之六)

觸景傷情，新亭之淚，已然霑溼衣裳。遽罹大難，天下莫不切齒扼腕，亟謀興復，然時局急轉直下，江南亦「胡兵過如織」，明室垂危，君臣流離，哀鴻遍地，蒿目時艱，詩人不禁浩歎：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海上〉之一)

滿地關河一望哀，微天烽火照胥臺。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海上〉之二)

愁絕王室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海上〉之三)

長看白日出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埋輪拗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海上〉之四)

始而「哭」、既而「哀」、次而「愁絕」、末而「愁殺」，千般沈鬱血淚，迴環轉復於組詩四首之中。順治四年，亭林作〈墟里〉詩，寄託黍離之悲：

昔有周大夫，愀然過墟里。時序已三遷，沈憂方念始。乃知臣子心，無可別離此。自我陷絕域，一再見桃李。春秋相代嬗，激疾不可止。慨焉歲月去，人事亦轉徙。……送終有時既，長恨無窮已。豈有西向身，未昧王哀旨。眷言託風人，言盡愁不弭。

家國之慟，滄桑之感，與日俱增，言有盡之際，而愁恨則悠悠無盡之時。

亭林「周行中土三千里，慟哭先朝十四陵」(程先貞〈謝亭林先生爲余序詩〉之一)，七謁孝陵，六謁思陵，寄其故國之思，然舉目：「郊垞來獵火，苑籞動車塵。繫馬神宮樹，樵蘇御道新。巋然唯殿宇，一望獨荆榛。」(卷二〈恭謁孝陵〉)昔之孝陵，爲何等尊貴之地，今竟殘破荒涼。順治十六年，亭林初次拜謁天壽山十三陵，作一百四十句五古詩，開首至「竝列田娘娘」，言諸陵位置、制作之始及其規模；自「茂陵樹千株，獨立不受戕。門闔尙完具，上

頭安御牀」，至「皆云胡騎來，砍伐尤狍猖。并力與之爭，僅得保界疆。」言明亡之後，諸陵受清兵破壞，凋殘零落景象。復追溯昌平城陷之日，諸將「一朝盡散迸，無復陵京防」，思之淒梗，疾痛慘怛，不禁呼告天地君王：「燕山自峩峩。沙河自湯湯。皇天自高高，后土自芒芒。下痛萬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聞，籲天天無常。」至性鬱勃，血淚迸流，一吟三歎，觸之即哀，真所謂以歌當哭者也。

蓋移朝易祚，史載不絕，而亭林哀痛逾恆者，實因明亡非獨政權崩潰，且乃華夏淪胥，種族文化橫遭摧殘也。

(二)飄泊之感

南都淪陷後，亭林以參與義勇軍及吳勝兆反正事，避禍流亡江東。順治七年，復避仇偽作商賈，輾轉江浙。下引諸詩，皆順治十四年前，感於飄泊之自我寫照：

一身去國無所泊，類此鴻雁三秋徂。(卷一〈墓後結廬三楹作〉)

流轉吳會間，何地為吾土，……登高望九州，憑陵盡戎虜。(卷二〈翦髮〉)

流落先朝士，間關絕域身。(卷二〈恭謁孝陵〉)

飄泊心情苦，來瞻拜跪恭。(卷二〈恭謁太祖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

十載違鄉縣，三年旅舊都。(卷三〈松江別張處士慤王處士煒暨諸友人〉)

大抵順治十四年以前之飄泊，係避仇人之狙擊、詰告，清吏之拘捕，故心情鬱悶，悽惶終日。自順治十四年北遊之後，遠離仇人威脅，目睹山河壯麗，探尋古蹟名勝，體驗風土民情，聽聞往烈遺蹟，結交鴻儒志士，是以眼界大開，心曠神怡：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蹤終與世情疏。……從茲一覽神州去，萬里徜徉興有餘。(卷三〈永平〉)

從知宇宙今來闊，不似園林獨臥時。(卷五〈土門旅宿〉)

順治十八年，明祀斷絕，亭林決心遍歷關河，尋求志士：

生平不擬託諸侯，吾道仍須歷九州。落落關河蓬轉後，蕭蕭行李雁飛秋。(卷五〈亡友潘節士之弟未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之〉)

直至康熙二十年大病垂危之前，亭林仍如飄蓬、秋雁一般地轉徙無定，〈酬李子德二十四韻〉一詩雖云：「一從聽七發，欲起命巾車」，以安慰摯友，然自知不免：「……故人心不忘，旅叟計何如。上國嘗環轍，浮家未卜居。康成

嗟毫矣，尼父念歸與。……」²³飄泊之感，滄桑之悲，首丘之念，交迸於字裏行間。

(三)生民之戚

《日知錄·卷二十一·直言》條云：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

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則許庶人議之，且直斥其人可也，其出發點在「救民以言」，顯示亭林民胞物與之人道胸懷。亭林以詩歌描述當日戰爭之殘酷，其中有其身經目驗者：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般。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衝舞雲端。一朝長平敗，伏尸徧岡巒。(〈秋山〉之一)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燐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荆杞。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秋山〉之二)

崑山、常熟守城戰敗，旌旗落入泥中，梯衝橫於城上，死者折頸斷項遍於岡巒。血流映著滿山紅花，一陣秋雨，漫天血紅，分不清是血？是雨？是花？至夜間一陣狂風，燐火順風飄來城市，飛舞於殘垣荆棘間。而生者則淪為俘虜：「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秋山〉之一)逝水黃塵，送彼入不可知之異鄉，較諸死者，殆幸運無幾。

或當事者口述戰況，如：

流賊自中州，楚實當其吭。出入十五郡，南國無安疆。血成江漢流，骨與灑廬望。(〈王徵君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

郊壘青燐出，城陴白骨枯。(〈萊州〉)

以上是三楚、萊州經流賊肆虐之後慘狀--血流成河，白骨成堆。可見戰爭之下，生民塗炭，飽受摧殘。

²³ 亭林〈酬李子德二十四韻〉詩，編於「重光作噩」下，即康熙二十年，然而王蘧常以李因篤〈哭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韻〉：「報章驚絕筆」句注：「晨起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認為先生當卒於壬戌正月初九日丑刻。因據句注推斷該詩當編於「玄默闍茂」--壬戌年下。見《顧亭林詩集彙注》，頁 1324。

順治十八年，清朝正式一統，與民休養生息，然沈寂不過十一年，復因三藩之亂，飛芻輓粟，民流離於道塗，輾轉於溝壑：

矧乃衰亂仍，征斂橫無紀。轉餉七盤山，骨滿秦川底。太息問朝紳，食粟斯已矣。（〈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霄方讀鹽鐵論〉）

除上述戰火之外，庶民尚有天災之威脅。如〈清江浦〉詩云：

陵谷天行變，山川物態殊。黃流侵內地，清口失新渠。米麥江淮貴，金錢帑藏虛。蒼生稀土著，赤地少耰鋤。

河決堤潰，庶民流徙，赤地無人耕作，廣大飢民，嗷嗷待哺。民窮至此，復遭胡寇，避難不及，遑論耕作？亭林哀憫民艱，遂立志：「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吠澮徧中原，粒食詒百姓。」（〈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上述諸作，乃亭林憂民之嗟，皆直言不諱，庶幾流傳禁中，執政者得聞而補察時政。其熱誠可愛處，大似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綜上所述，亭林詩所蘊涵之情感--家國之慟、飄泊之感及生民之戚，率淵深沈鬱、蒼涼悲淒。汪端云：「其詩憑弔滄桑，論多激楚」、「黍離麥秀之悲，淵深樸素」（《明三十家詩鈔》）僅論及滄桑之悲、家國之慟，以上更就飄泊之感與生民之戚，探討詩歌所蘊涵之情感，庶幾圓觀亭林詩之感情世界。

五、亭林詩歌之創作旨趣

亭林堅守節義、傲岸不屈，他不管是託物、寫景、詠史或感時，都是「有益於天下」的節義作品。

（一）詠物以明志

詠物詩始自《詩經》，在三百零五篇裏，有兩種類型，其一是整首詩當中有部分詠物者，例如〈關雎〉寫雎鳩生長河洲，春來和鳴求偶；其二是整首詩都是詠物的例子，例如〈鴟鴞〉以鳥語自訴勞瘁。這裏的詠物不止於摹寫物象而是藉由物象來起興，如前所引的〈關雎〉；或由物象來比況所諷諭的對象，如〈鴟鴞〉。

《楚辭》更開闢了寫物觀物的擬譬託喻的系統，所以王逸注〈離騷〉時，序文中指出：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

至於六朝，以「詠物」一體開始大量創作詩歌²⁴，藉物取義，使詩人在援用物象時，以最精簡的「物」來涵蓋最多的「義」，而有曲達情意的表達效果。

亭林自覺選取之物而言，有老鶴、精衛、越鳥、秋鷹、秋柳、桔槔、橘、一鴈、瓠、簷下雀、柿等，數量不多。他以老鶴寫隻身漂泊所見物是人非、以精衛象徵堅毅不回之意志、越鳥自況念國懷鄉之情、秋鷹期待撥亂反治的大將、秋柳哀悼南明君臣、橘象徵忠貞不渝之情操、孤雁失偶不思飲啄，不復擇配，象徵忠貞、瓠象徵道大難容，乘時將為大用、簷下雀自況寄人籬下。亭林所使用的這些物象與指涉的內容多半是前人用過，具有一種通同的歷史意涵。

該物象多半是表述個我的經驗與情志，在描寫物情、物態、物貌之中，尚且融入一己感情，物象遂與亭林自身之性格、理念、遭遇，構成隱喻關係。少數物象則涵容家國感懷與期待。例如〈顏神山中見橘〉詩云：

黃苞綠葉似荆南，立雪凌寒性自甘。但得靈均長結伴，顏神山下即江南。

第三句典出屈原〈橘頌〉：「生南國兮，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而翻轉「受命不遷，深固難徙」之意。言得屈魂相伴，雖逾淮而貞性不改，尤見其志節不變矣。以橘「立雪凌寒性自甘」的特質，自況遇亂不遷、守節自甘的本心²⁵。〈精衛〉詩以賦志：

……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卷一）

隱寓恢復家國，矢志不渝。

再如〈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開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桓公重出塞，拜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

²⁴ 鍾嶸《詩品·下品》「許瑤之」云：「許長於短句詠物」，魏·繁欽有〈詠蕙詩〉、〈生茨詩〉、〈槐樹詩〉，晉代有陸雲〈芙蓉詩〉，齊代有王融〈詠琵琶詩〉、〈詠幔詩〉、〈藥名詩〉、〈星名詩〉、〈詠池上梨花詩〉、〈詠梧桐詩〉、〈詠女蘿詩〉等，謝朓有〈詠風詩〉、〈詠竹詩〉、〈詠落梅詩〉、〈詠北牆梔子詩〉等，沈約有〈詠青苔詩〉、〈詠桃詩〉、〈翫庭柳詩〉、〈詠簷前竹詩〉等等。

²⁵ 自《楚辭·九章·橘頌》以橘之木經冬猶綠、橘之果可見嘉賓來譬喻節操，六朝·梁之虞羲、隋之李孝貞、唐之李紳、柳宗元、明之孫七政，皆詠橘以喻凌霜之節，果實以喻丹心。

夕日斜。

以金枝白花之柳而今遇秋殘敗、繫不住馬藏不了鴉，譬喻南明帝王子孫境況不堪，無力羈縻眾臣。

由上述所知，詠物詩中，詩人往往取物的特質或處境來譬況自己的德行或際遇，將自己與物性做一勾連，使讀者能聯類思考其中相同的質性，達到曲隱委婉的藝術效果。至於以物為喻感懷家國，也是其一的創作旨趣。

(二)寫景以致用寄懷

寫景詩的寫作旨趣有兩種趨向：其一著眼於眼前景的實際價值，另一種則是借地景以寄懷。

以前者來說，亭林之寫景，多從其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土民情、規模制度、戰略地位或重要性來寫。他以研究態度觀察眼前景，再以客觀寫實筆調寫出眼前景，絕不同於藝術直覺之欣賞、無所為而為之刻畫，亦即其對於眼前景，遊賞心意少而求知心意多²⁶。如〈萊州〉詩開首言萊州素負盛名：「海右稱名郡，齊東一大都。」次言當地地勢及土著體形：「山形當斗入，人質竝魁梧。」次言此地之古蹟：「月主秦祠廢，沙壇漢蹟孤。已無巡狩蹕，尙有戍軍郭。」次言此地之物產、海港及海市蜃樓之奇觀：「瀉海鹽千斛，栽岡棗萬株。鼉梁通日際，蜃市接神區。」次言其軍事佈署：「轉漕新河格，分營絕島迂。三方從廟算，二撫各兵符。」

又〈京師作〉，自「制掩漢唐閱」至「未央失弘壯」，言及北京宮闕、天壇、正殿、城牆、官府之規模弘大巍巍壯觀。次云「西來大行條，連天矚崖障。東盡巫閭支，界海看滉瀟。」言其面山臨海之地形。次云「居中守在夷，臨秋國為防。」言其戰略地位。次云「人物竝浩穰，風流餘慨忼。百貨集廣墮，九金歸府藏。通州船萬艘，便門車千兩。」言此地人文薈萃，經濟繁榮，交通便利。〈孝陵圖〉、〈恭謁天壽山十三陵〉等詩客觀描寫所見陵制，足補實錄之缺。這些都是亭林致意地方形勢、考察風土民情的紀錄。

第二種則是記遊某地，描繪景色，進而抒懷寄慨：

天門采石尚嶙峋，一代興亡此地親。雲擁白龍來戍壘，日隨青蓋落江津。常王戈甲先登陣，花將鬚眉罵賊身。……（〈太平〉）

²⁶ 參見顏崑陽〈從南山詩談韓愈山水詩的風格〉一文「以理觀景，刻畫形象」部分，頁 29-35。

天門、采石二山夾江對峙，滾滾江流，奔騰而過。當日弘光帝事敗，檻送北京；元末陳友諒佔據此地，守將花雲大罵而死；明初常遇春捨舟登岸，大破友諒軍，皆有山水爲鑑。如今江山依舊，而一代王朝倏興倏滅，神傷惆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又〈應州〉之一：

灑南宮闕盡，一塔挂青天。法象三千界，華夷五百年。空禱搖夜月，
孤磬落秋煙。頓覺諸緣滅，臨風獨灑然。

應州灑南宮之釋迦塔至今已有五百年，歷經華夷異變依然屹立，人間眾象竟如夢幻泡影之易逝。又目睹王府名園殘破，令人痛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予，廣斥盡疏封。地號東秦古，
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榭出林容。嶽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
蛇遊宮內道，烏啄殿前松。……（〈衡王府〉）

這些都是亭林漂泊四方所見所感的作品。

(三)借史以託諷

亭林置身動盪的時代變局中，他關切的是自身所處的當下時空，因此，他經常是以歷史人物、事件爲題材來寄託情志、感慨，或發表評論。例如〈七十二弟子〉、〈謁夷齊廟〉、〈不其山〉、〈介之推祠〉、〈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卓太傅祠〉都是以古人自喻的例子。〈七十二弟子〉云：

亂國誰知爾？孤生且辟人。危情嘗過宋，困志亦從陳。籥舞虞庠夕，
弦歌闕里春，門人惟季次，未肯作家臣。

題爲「七十二弟子」，時則重點在以季次自比。當南明永曆朝覆亡之後，清廷對明遺民極盡籠絡之能事，然而亭林毫不動心，自比爲公皙哀之「未肯作家臣」。

歷史中的人物形象，常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或嚮往的典型。亭林對聖賢的崇敬讚頌，反映他對傳統文化命脈的關懷和對文化學術的熱誠，也顯示對自身從事學術研究的肯定。對開國或中興君王及事功人物的稱揚，則是他熱切期望完成反清復明大業，使天下重光、登於治世的心聲。至於他對忠臣志士和高潔隱士的推服，表現了他對亂世當中能赴天下之亂、不屈服惡勢力者各種崇高人格的敬賞²⁷。

²⁷ 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頁 59-60。

另有一種從負面人物來借古諷今，例如〈秦皇行〉、〈有嘆〉、〈過郭林宗廟〉、〈梁園〉等等。〈過郭林宗廟〉云：「應憐此日知名士，到死猶穿吉莫鞞。」意謂今日所謂名士，不過是至死猶著胡履之清人鷹犬；〈梁園〉云：「縱使鄒枚仍接踵，不過貪得孝王金。」則諷刺為功名利祿而投靠清人者。

廖振富〈論顧亭林的詠史詩〉說：

詠史詩中本有一種以議論為主，流行所及，有專做翻案、發為奇論者。

〈王良〉之二以商紂及楚靈王為例云：「惟民國所依，疾乃盈其貫。」強調為政首重民心，暴政終不久長。〈濰縣〉二首之一云：「人臣遇變時，亡或愈於死。……世人不達權，但拜孤山祀。」本詩借夏朝寒浞之亂，麋奔有鬲氏，最後滅掉寒浞而立少康一段歷史，強調人臣遭遇國家亂危，不可輕言犧牲，以待將來重光之日。亭林此節發論，係著眼於當日赴國難者眾，而不能深思其意義如何。²⁸

整體來說，亭林的詠史詩幾乎全是「指切時事」的作品，絕無泛泛詠史者，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以及一位堅守民族大義的愛國志士的心聲。

(四)感時以記事

明清之交是一動亂之時代，亦為一偉大之時代。彼時諸多磨難，使人於阡危顛躓之中，益自深刻體悟人生世相。歸莊〈與顧寧人書〉云：

使兄不避仇、不破家，則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豈能身涉萬里，名滿天下哉！（《歸莊集》卷五）

窮厄之際遇及離鄉遠遊，乃改變亭林一生之契機。亭林歷經國喪家破、親友死難、怨家傾陷，奴案見繫，後來北游、廣圖謀復，諸多憂患，亭林皆筆之於詩、以詩存史，他的詩集始於崇禎殉國之歲，第一首詩即是〈大行皇帝哀詩〉。甲申國難，崇禎自縊，福王繼立於南都，年號弘光；〈感事〉七首之二云：

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讎，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留，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

²⁸ 關於明遺民的死節問題，可參考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文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1982年出版。

寫南明群臣馬士英等擁立福王，史可法雖以七不可力排眾議，然福王即位之後，亭林依然以「中興」望之。

鼎革之交，豪奴趁亂興變²⁹，順治九年，亭林三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恆。順治十二年，擒叛僕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以殺有罪奴論，擬杖而事解³⁰，其事記於《詩集·卷三·寄弟紆及友人江南》：「田園已侵并，書卷亦剽奪。尙虞陷微文，雉羅不自脫。」〈出郭〉、〈旅中〉記順治十三年避仇出遊。

舉旗抗清、同人相率死難或割髮出家，見於〈上吳侍郎暘〉、〈哭楊主事廷樞〉、〈哭顧推官〉、〈贈萬舉人壽祺〉等等。〈哭顧推官詩〉云：「檻車赴白門，忠孝辭色厲。竟作戎首論，卒踐捐生誓。」〈哭陳太僕子龍〉詩云：「恥汗東夷刀，竟從彭咸則。」〈恭謁天壽山十三陵〉則蘊涵深刻的黍離之悲與惓懷君國之情。

相對於這些忠義思想，就是抨擊或貶斥貳臣。如〈淮東〉詩譴責降臣劉澤清曰：

地下逢黃侯，舉手相揶揄：「昔在天朝時，共剖河山符，何圖貳師貴，卒受匈奴屠。」一死留芳名，一死骨已枯。寄語後世人，觀此兩丈夫。

言劉氏降清，卒受屠戮，烈名不立，甚者貽臭萬年，證成其存在無異草木之生，其死亡無異草木之朽，勸勉世人當以之為龜鑑，庶幾立身後之名。無恥士夫：「一代都人士，盡屈穹廬膝。」痛心疾首至極，遂曰：「誰為斬逆臣，一奮南史筆。」〈薊門送李子德歸關中〉詩譏諷媚清人士：「薊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生女須教出塞妝，生男要學鮮卑語。」這不就是亭林殷殷告語之「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清初鼎定，明遺民處境越加艱難，〈梓潼篇贈李中孚〉詩曰：

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姘修。忽下弓旌召，難為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絕却華翰。

亟賞其威武不屈。〈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記康熙十七年眾文人應博學鴻

²⁹ 謝國楨〈明季奴變考〉，收入《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

³⁰ 亭林殺奴事之本末經過，見《詩集·卷三·贈路光祿太平詩詩序》。《歸莊集·卷三·送顧寧人北遊序》。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自訂編引〈陸清獻日記〉，見王蘧常《顧亭林詩集彙注》引。

詞科事，亭林聞朝貴欲特聘之，作詩表明決心。

〈赴東〉六首、〈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記康熙七年黃培詩獄始末。〈刈禾長白山下〉記置田章邱大桑家莊，自食其力事。〈關中雜詩〉之一云：

文史生涯拙，關河歲月勞。幽情便水竹，逸韻老蓬蒿。獨鴈飛常迅，寒鷄宿愈高。一闖西華頂，天下小秋毫。

於蕭瑟蒼涼中呈現出壁立千仞，泰山巖巖之人格氣象。

破家、奴變、避仇、流亡、文字獄、清特科之薦，雖為先生自身之遭遇，實亦為清初廣大士子之共同遭遇。這類詩不特關乎一己之憂愁幽思，且具有深刻之典型性。

六、結論

明清鼎革鉅變之交，亭林曾經參與義勇軍，又為復明大業四處奔走，他遭遇民亂、奴變、清禍，詩集紀錄了他個人的遭遇，也是明清之際的時代縮影。

綜觀詩集中的題材，物、時、史、景、自敘等題材的使用皆環繞在「六經之指」、「當世之務」，並且有其明確的旨趣。就詠物而言，老鶴、越鳥隱喻離鄉漂泊、感慨滄桑、懷念家國。精衛、孤雁、橘象徵亭林的堅定與忠貞，秋柳則弔念南明帝子不堪的景況，這些物象與指涉的內容多半曾經前人使用，具有通同的歷史內涵，能夠喚起中國文人相近的聯想與感受，達到隱曲委婉的藝術效果。

以亭林文集、詩集的歸納統計，亭林遊歷的省份有七、攀游的名山有四，因此《文集·卷六·與楊雪臣書》、〈與戴耘野書〉、《蔣山傭殘稿·卷三·與陳介眉》都自道：「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可見他「文非妄作」之一斑。順治十四年以後北游，其寫景或者憑弔滄桑、感慨抒懷，更多的是從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土民情、規模制度、戰略地位來寫地景。

在他的詠史詩中，他歌頌聖賢學者來表達其崇景，稱揚開國或中興君王期望當日有雄才大略之君王恢復明室，也藉由功勳卓越的英雄人物來自我期許與鼓舞同志，而狷潔的隱士更是他對屹立於時窮之交不願反顏事讎的明遺民衷心的敬仰。

詠史詩中的負面人物如秦始皇、商紂王、楚靈王、石勒、苻生暗指清帝

的殘暴無道；至於〈大行皇帝哀詩〉、〈感事〉、〈杭州〉流露他對明帝的迴護與期待之情，都是就春秋大義立說。至於紀時自述之詩，寫盡家國之慟、漂泊之感與生民之戚，這類詩不僅關乎亭林一己的遭遇更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性。

綜上所述，亭林詩篇篇有感而作，充滿忠憤之慨、愛國之忱，無一緣情綺靡之作、吟風賞月之語，正是明遺民亡國悲痛的忠實映現。

參考文獻

1. 《亭林詩文集》，顧炎武，上海涵芬樓景印康熙刊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民國 68 年 11 月臺一版。
2. 《顧亭林詩文集》，顧炎武，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四部刊要》，民國 73 年 3 月初版。
3. 《原抄本日知錄》，顧炎武，明倫書局，民國 68 年版。
4. 《顧詩箋注》，徐嘉，清光緒二十三年徐氏味靜齋刊本，廣文書局，民國 65 年 3 月初版。
5. 《顧詩講義》，黃節講錄，景印小川環樹《顧詩講義》鉛印本。
6. 《亭林詩考索》，潘師重規，新亞研究所，民國 51 年 5 月初版。
7. 《顧炎武與清初經世學風》，黃秀政，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 2 月初版。
8. 《顧亭林詩集彙注》，王蘧常輯注，吳丕績標校，學海出版社，民國 75 年 8 月初版。
9. 《顧亭林先生年譜》，張穆編，商務印書館，民國 69 年 4 月初版。
10. 《明史》，張廷玉等，鼎文書局，民國 67 年 10 月再版。
11. 《清史稿》，趙爾巽等，鼎文書局，民國 70 年 9 月初版。
12. 《石匱書後集》，張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銀行，民國 59 年 7 月出版。
13.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謝國楨，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 2 月臺三版。
14. 《清朝耆獻類徵初編》，李桓輯，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民國 74 年 5 月初版。
15. 《清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纂，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民國 74 年 5 月初版。
16. 《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蔣星煜，華夏出版社，民國 67 年 5 月初版。
17. 〈顧亭林之出游索隱〉，柳作梅，《大陸雜誌》，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18. 〈顧亭林的氣節與治學〉，劉太希，《無象庵雜記續集》，正中書局。

- 19.〈節操堅貞的顧炎武〉，景唐，《生力月刊》，第五卷第四十九期。
- 20.〈亭林詩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紀年考〉，潘師重規，《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八期。
- 21.〈顧詩講義續補序〉，潘師重規，《大陸雜誌》，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 22.〈顧亭林詩論〉，饒宗頤，《文學世界》，第五卷第二期。
- 23.〈論顧亭林的詠史詩〉，廖振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 24.〈論明遺民之出處〉，何冠彪，《西元 1982 年香港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
- 25.〈明季奴變考〉，謝國楨，《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
- 26.《六朝詠懷組詩研究》，李正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六十九年碩士論文。

Connotation and Creation idea of the GU-TING-LIN's Poetry

Sihi You Wein

Abstract

Studies GU-TING-LIN the scholars quite to take seriously his academic, but has neglected GU-TING-LIN's poetry. First, GU-TING-LIN's poetry may appear his emotion and the thought ; Second, performance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s time appearance.

This paper from the theme, the subject, the sentiment, the creation idea of analyzes the GU-TING-LIN's poetry,I discover that his poetry connotation and the creation idea of revolve to have the help to the world. The theme including the scenery, the current event, the history, and hiself. Speaking of the subject, resists the alien race with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country is the two big main axles.To lose country's sad, to drift it to feel and to sympathize with the common people are the poetry sentiment.Gu Tinglin's poetry record matter and history then.

Keyword : GU-YAN-WU , GU-TING-LIN's Poetry , national spirit , poem history